

埃利森《六月庆典》主题探讨

雷 建 国

(四川师范大学 基础教学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从洛克的宗教哲学观、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讨论《六月庆典》,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发现现代美国黑人确认自我、赢得自由解放、进而与现代美国主流社会和谐共处的历程,揭示拉尔夫·埃利森捍卫黑人传统道德文化、争取黑人权利、探索黑人身份的积极价值观以及促进黑人与美国主流社会和谐共处的创作主旨。

关键词:拉尔夫·埃利森;《六月庆典》;黑人身份;黑人宗教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3-0089-05

美国著名黑人作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 1952 年发表他的第一部也是其在世时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无形人》(*Invisible Man*) 之后,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1] 1929-1931},小说《无形人》被世界文坛誉为“现代经典”^{[2] 587-588}。在创作《无形人》的同时以及随后的 40 年间,埃利森除创作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多部评论文集外,一直不间断地创作他的第二部小说《六月庆典》(*Juneteenth*)。如果说埃利森的《无形人》是“一部探索人类生存处境的美国成长小说”,书中单纯的主人公在寻找自我身份中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典型地“反映了人类渴望摆脱社会刻板化现实所作的思索”——反抗自我的丧失和被离弃,是“回忆、反思和总结”,而不是徒劳无益的暴力反抗和报复^[3],那么《六月庆典》则是作者以高度艺术化的思维形式对怎样“回忆、反思和总结”的“和声”“应答”和“回复”,是希克曼和“这些老一辈的黑人在最为困难的条件下学会了仁慈、向往和忠诚而发出的低频率”心声^{[4]356}。由于《无形人》获得的巨大成功,使作者在创作《六月庆典》过程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尽力去发掘作品主题,提炼现实生活题材,深化人物

形象塑造,探索艺术手法。如他的文学财产执行人卡拉汉所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始终象天堂(也是地狱)之犬,‘年复一年地’追逐着他,‘沿着他脑海中的迷宫之路’追逐着他,直至一九九四年他生命的尽头。”^[5]他辞世时,该作品尚未完成,后经卡拉汉编辑整理,小说才得以面世。

国内学术界对埃利森的《无形人》有细致深入研究,而对他耗时近 40 年的《六月庆典》却研究不多。《六月庆典》寓意深刻,隐含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面对 1950 年代初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以及由此引起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埃利森以小说创作这一特殊的表述形式,突破现实社会对当时的黑人文学的偏见局限,力图超越对种族歧视现象的情绪化渲染,以冷静理性的笔触叙述故事。作者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甚至黑人布鲁斯音乐等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刻画人物,描述事件,从而使作品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产生了高度融合,并以此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反思。《六月庆典》上世纪末在美国的出版还表明,种族主义虽然作为制度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其依存的政治及其思维模式已经被高度抽象化、符号化,如果不对其进行细致深入

收稿日期:2009-10-22

作者简介:雷建国(1955—),男,四川成都人,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的意识形态解码,人们就难以看清它背后的那种暴力性。换句话说,作为制度的种族主义等极端主义虽然早已土崩瓦解,但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其思想和它的思维模式依然在无形中产生着影响。不对其进行深入的解析、评判,那么白人与有色人族群相互理解、融为一体、共同探索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的过程将会漫长而艰辛,而且难以实现。对此,人们须保持足够的清醒认识。

“六月庆典”(Juneteenth)一词源于美国内战,该词虽未收入任何权威英语辞典,但在美国黑人心中却具有十分神圣的意义。1865年6月,格兰奇少将率部抵达德克萨斯加尔维斯顿,向当地黑人宣布内战结束,黑奴制度被正式废除^{[6]92-112},南部黑人欣喜若狂,欢庆解放。从此,这一天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深刻族群内涵的传统庆典。因此,埃利森以其命名所创作的小说,蕴涵丰厚。这或许在暗示,《六月庆典》之路乃是希克曼牧师等黑人先驱带领人们追寻人性、辨识自我、寻求黑人族群自由的漫漫解放之路。黑人族群的解放斗争过程漫长而艰辛,布满了陷阱和荆棘,时刻都面临“离弃”、“背叛”,甚至被枪杀的危险。埃利森在1958年8月致友人艾伯特·默里的信中谈到,“一旦你举起内战这块巨石,这块蕴藏了北方如此丰富生活意义的巨石,无论在垃圾堆中,抑或在棉花球里,你都能看到摩西了。所有像逃离这儿的年轻人,只不过在逃离一种价值观而已——这就是我希望以希克曼为代表的老一辈黑人为什么会如此令人费解,他们从来未离开过那片古老的荆棘地。不直面他们,你就无法理解林肯和杰弗逊”。的确,“内战、终止奴隶制以及解放道路的曲折坎坷成了埃利森灵感和理解的不尽源泉,一处极富想象力和批评眼光的源泉”^{[5]11}。

埃利森的《六月庆典》叙事背景发生在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黑暗历史时期”麦卡锡时代^{[7]109}。麦卡锡主义者假借“东西方对立”,摧残进步思想,禁锢艺术和思想文化创作自由,“这些人不是不明白,如果我们那种相信武力,而不相信上帝的人,我们早就躺在坟墓里”,“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8]4}。寥寥几句生动地勾勒出当时黑人的生存处境。全国性的混乱和恐怖直接催生了民权运动的爆发,也促使人们反思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等极端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态度。《六月庆典》的创作可说是埃利森对此的布鲁斯式的

激情应答,是一首充满人性光辉的黑人灵歌、圣曲。他认为“每个真正的美国人都多多少少是黑人”^{[5]10}。这也是美国人身上的特质之一,黑人的白人性和白人的黑人性、棕色人性终会逐渐融合在一块,不可分离;这是形成美利坚民族的民族性根本所在,也是美国人的人性所在。在1950年代,二战时的英勇作战和战后在体育、音乐、文化上的杰出成就为黑人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黑人在社会上的自身形象和生存处境。但因传统的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当时的美国社会仍普遍存在着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歧视。在歧视下生存奋斗,或许是每一个有色人种的个人不得不思考的生存命题。如果说《无形人》是埃利森的尝试性探索,那末《六月庆典》则是他对此清醒而冷静的理性思维。他以全然不同的创作手法,探索社会存在着的深层次的不合理性和不平等性,并期待以宗教和人的本性深处的低频率回应,进而探索一条促进种族融合、社会和谐、民族和解的自由解放之道。

埃利森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位个性迥异的主角:一位是希克曼牧师,原本是一名南部乡村的爵士音乐家,后成为一名黑人浸信教牧师;另一位是参议员桑瑞德,一名主张种族迫害的极端主义政客。在桑瑞德还是婴儿时,希克曼收养了他,取名为布里斯。他十多岁时私自出走,自己更名为桑瑞德。25年后,他们再度相会在桑瑞德在议会发表演讲时遭致命枪击的现场。尽管“这里没有给希克曼的时间,也没有他的场所”^{[8]24},希克曼依然来了;两人在医院重逢,以“和声和应答”的方式回忆了各自的心路历程,解放历程。“此刻的参议员迫于良心、记忆和希克曼的质问,开始向希克曼忏悔”^{[8]336}。黑人女性和宗教、种族平等和融合、忠诚与信仰、善意和爱心——黑人族群潜意识的道德观是主人公心理结构的“超我”部分。在医院的共同回忆是这一道德观在文学意义上的阐释。两人间的“和声和应答”是“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的具体体现。现实中,正常理智的人大都会按“现实原则”行事,以理性的方式实现“本我”。而布里斯的生活现实截然相反,他追求的“本我”原本就是他的想象、幻觉和梦,是其离弃本民族精神信仰切断生存根基的结果。他把虚假作为真实追求,“本我”只会更加虚幻,甚至会使人发狂。桑瑞德成为“黑人的最大敌人”^{[8]4},认为“有些

人希望暴君的脚踏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渴望残忍和强硬的权势”，“只有当鞭子悬在他们头顶时，他们才感到舒服”^{[8]61-62}，其癫狂之状，类似精神病患者。此刻，“本我”和“超我”处于矛盾的巅峰，而矛盾冲突的顶点则是通过参议员被枪击这一极端形式呈现。

在麦卡锡时代，希克曼唯一的兄弟遭一名怀孕的白人妇女诬陷而被处以绞刑，希克曼强忍兄弟巴布被害和年迈多病的母亲因过度悲愤而去世的双重打击，以人性、爱和宽容之心，收养了那名白人妇女的弃婴布里斯。希克曼带领着布里斯四处流浪，饱尝人间艰辛，是黑人浸信教会和黑人社区收留了他和孤儿，这也让希克曼明白他俩的真正归属在于黑人人性和宗教、善意和爱心。正如洛克所说：“真正拯救性的宗教是基于对心灵的内在劝化，舍此就不会为上帝所接受。这也符合理智的本性，对任何东西的信念都不能凭借外力的强迫来达到”^{[9]318}。希克曼在对参议员阐述他的宗教理念时，很明白地表明了这样的思想，“我们要把主的话看作是食品和住所，我们要把主的话看作是建造一个新的国家的基石”，“我们却有责任去面对这个令人敬畏的艰巨任务，即将上帝的话转换为一盏明灯，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8]128-129}。于此，希克曼述明了他自身存在、身份确立的意义，也即是他的人的本体意义，献身宗教，传播福音，布道教化。的确，埃利森借希克曼阐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观：“从人的精神世界出发，宗教是美国人个人的心灵慰藉；从社会政治出发，宗教是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从哲学看，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观和价值观”^{[10]4}。

多年奋斗后，希克曼成为著名牧师，他领悟到布里斯的宗教潜质。为实现远大的宗教理想和抱负，希克曼带领小布里斯奔走于各地传教，主持宗教仪式，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爱都献给了宗教事业和布里斯，期盼用“自己的爱心、牺牲和善意抚养这个男孩”^{[8]336}，在把他培养成合格的牧师后，布里斯“就会以他的肤色、相貌，他的内在素质，以及他的外表去参与更广泛的国家事务，并努力促成对黑人生活的改善和整个民族道义的健康发展”^{[8]339}。但是，现实往往具有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貌似偶然却包含必然性。一次“六月庆典”的宗教仪式中，一位白人妇女的疯狂举止，让生性敏感多疑的布里斯察觉到自己身世的异常，幼小的心灵面临巨大的人生困惑，

小布里斯以脱离黑人族群私自出走，孤身寻找白人电影明星幻化而成母亲的方式，回应了养父希克曼的牺牲、宗教、爱心和善意。这正如书中埃利森借希克曼询问道：“为什么黑人保姆悉心养大的白人孩子长大后总是会对他们反目为仇？为什么黑人保姆一开始就注定是输家？难道孩子与爱的根基之间的纽带一定要被切断吗？”^{[11]6}“他们的成长道路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如何拒绝爱”，“如果连对孩子最初的那份爱都是错的，那什么才是对的？”“世界的基石在哪里？那维系着人类感情的纽带在哪里？”^{[8]161}

在此，埃利森在向人们提出了人性到底是什么、人的自我身份在那里等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的人的本质属性命题。这也一直是现代派文学持续讨论的主题。人们不断探寻周边世界不论是自然界抑或是社会的各种秘密，但人们最渴望的仍是洞悉人性、自我。“对于人来说真正重大的问题不是去实现什么，而是什么是值得实现的，即道德次序的建立”^{[12]3}。在《无形人》中，埃利森借主人公“无形人”在地下室里反复倾听黑人歌曲的情景，高度概括了全书主题：因种族歧视问题而产生的黑人族群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是否存在的疑问。“无形人心中悲哀的回应：我是一个无形人，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他们看到了一切，唯独看不见自己”^{[13]3}。现实社会中对黑人的视而不见——不可见性——是美国黑人普遍遭遇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美国黑人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人的普遍意义上的生存危机，人的自身存在及随之产生的自我异化、乃至于无形。因此，探索人性，进而寻得自我，“通过伦理实现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最终达到道德秩序的实现，就成了小说主人公力图改变黑人命运，走出困境的心理历程”^{[14]146}。

埃利森的《六月庆典》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对黑人族群生存发展的深层次思考，“低频率”回应，是对《无形人》的主题更进一步探索。埃利森在论述理查德·赖特的文章《查德·赖特的布鲁斯》里说，一般来讲，黑人以三种不同的方式面对他们的命运：“通过希望和黑人宗教的感情净化的作用，他们能够扮演白人为他们规定的角色，并能永远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他们能够把对于歧视黑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满埋在心里，同时努力寻求通往中产阶级的路，因此，有意无意地变成压迫他们黑人兄弟的白人的同伙；或者，他们抵制眼前的现实，采取犯罪的态

度,与白人展开一场无休止的心理战,这一心理战常常引发为暴力。”^{[15]387}在《六月庆典》中,埃利森希翼以小说创作这一形式探索出一条全然不同的第四条路,即不屈不挠、不畏强暴、不懈努力奋争,用宗教和人性、自我身份的寻得以及良知、善意和博爱,来战胜内心的怯懦和外界的陷阱、荆棘乃至暴力,开拓出一条实现民族和睦、种族融合、社会和谐的自由解放之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从我们高声赞美上帝的方式我们便知道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的脑海和心里可以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因为当我们要用自己的节拍去塑造我们的明天时,大地在说,阿门!”“相信自己”,“相信上帝,相信生活,相信这片土地是属于你们的”^{[8]132}。这既是希克曼在病床前对参议员的布鲁斯式的即兴应答,也是数十年后埃利森内心对“无形人”回应的低频率心声。

书中与希克曼充满人性光辉的形象相对应的是布里斯,即后来的参议员桑瑞德,一位充满人性中种种丑陋、内心矛盾重重、专事背叛和欺骗、鼓吹种族歧视等极端主义的悲剧性人物。参议员在议会大厅演讲时遭暗杀成了全书故事的契机。致命的枪击事件开启了希克曼和桑瑞德之间的时间记忆阀门,它迫使参议员在病榻上开始回忆,审视自己的人生悲剧根源,思考探寻悲剧后隐含的社会意义。埃利森在1969年的一篇节选中曾论述到,“这两个人,其实是在交谈”,“交谈时幻觉式的,表现了双方痛苦的探索,渴望理解被割裂了的过去,理解它的真实形态,性质及其意义”^{[5]6}。病榻上的桑瑞德在昏聩中所看见的枪杀鸽子事件,标志着他的“自我”的复苏,并试图以理性的方式还原他早已抛弃的纯真少年时的“本我”——重返黑人族群,回归黑人人性。鸽子象征和平与吉祥,本性温驯善良,却成了美国上流政界取乐的牺牲品。鸽子形象深深震撼了参议员,相较自己的背叛和卑鄙,桑瑞德产生了一丝悔意,感到窒息,“注视着鸽子胸部渗出的鲜血,一股揪心的同病相怜感油然而生”^{[8]323}。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太晚,参议员的“自我”与“超我”终属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必以毁灭结束。在谵妄癫狂的临终幻觉中,参议员面对满腔义愤、毫不宽恕的黑人们,无力的伸手接受希克曼带来的宽恕。“这位长者,代表着已消失的部落和美国黑人们”^{[5]8},宽慰他并拯救了他的灵魂。

那名白人妇女在走投无路,不得已将男婴交给

希克曼时说:“收下他,留着它,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他”,“让他分享黑人生活”^{[8]295}。无疑,自从白人母亲把婴儿交给希克曼,他便成了黑人的一员,他的根由此系在黑人族群里。希克曼明白仇恨无法消除兄弟被害、母亲去世带给自己的悲痛,他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将小布里斯培养成一名布道天才,期待成人后会成为消除种族仇恨和歧视、实现民族和解的解放者和领路人。“是的,我们收养了这个孩子,努力寻求结束过去那种残酷的命运,希望这一天资聪颖的孩子将从唯一能接受的面具中为改善我们的状况而努力,希望他在我们的敌人内部代表我们的意志”^{[8]261}。而布里斯却以令人痛心的方式,回敬了希克曼和黑人族群的慈爱。在经历了“六月庆典”的意外后,布里斯私下独自出走,“离弃”养父希克曼和黑人族群。这或许在暗示,人如果脱离本民族,脱离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信仰,就离弃了自己存在的根基,其结果只能是抛弃真实的自我身份,抛弃信仰,背信弃义。其所作的种种人生努力,犹如玩弄无休止的骗局,从一个困境陷入另一困境,最终将被其所设骗局困住,毁掉自己。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学说能较好地阐释布里斯出走后的悲剧人生。“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当三者处于和谐关系时,人才能有效地应对外界环境,当三者失去平衡发生冲突时,则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失常”^{[16]62}。“六月庆典”事件后,布里斯内心充满着幻想,白人电影明星幻化成的母亲形象,在心中絮结成的“恋母情结”,驱使他逃离养父希克曼,开始寻找母亲查证自我身份的旅程,这一切都是按照“快乐原则”行事。借助布道技巧,布里斯伪装身份,乔装打扮成流动电影制片人,摄影机成了遗忘、否定、歪曲和欺骗的工具。这使他进一步成了“本我”的奴隶。“只要摄影机不是对着风景,而似乎是在焦镜中映出我个人的观点时,我就充满杀机,就觉得正当的谋杀正在进行”,“是的,镜子确实偷窃灵魂”^{[8]327}。上述独白表述出布里斯出走后的内心苦闷,失去“自我”的丧魂落魄,是布里斯黑人人性道德的离弃促使其“自我”在现实中的失败和消亡。

埃利森塑造的参议员桑瑞德这一反面人物含意深刻,他想借此警示人们,争取社会公平正义的自由解放之路布满陷阱,欺诈与愚弄几成时尚。如此险境,人们怎么办?回顾希克曼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思

考,可谓是对此的很好回应:“现在我懂了;那神态,就是我们!”“是[林肯像]那幅神态和眼睛蕴含的话语,它们揭示了做人的意义所在,做一个赤胆忠心和无私胸襟生活,与世界一切不平努力抗争的

人”^{[8]269}。这就是埃利森对人们所寄予的希望与期待,也是他对人们的深情寄予,当然,这更是作家一生的真实写照和理想诉求。“六月庆典”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参考文献:

- [1] Ronald Gottesma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2[M].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79.
- [2] Deirdre Mullane. *Crossing the Danger Water* [M].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1993.
- [3] 谭惠娟. 拉尔夫·埃利森的第二部小说《六月庆典》为何难产[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 (3).
- [4] Ralph Ellison. *Juneteenth*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9.
- [5] 约翰·弗·卡拉汉. 序言. 六月庆典[M]. 谭惠娟, 余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6] 孙运畴, 王岱. 美国史话[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7] 刘绪贻.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8] 拉尔夫·六月庆典[M]. 谭惠娟, 余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9] 麦格拉恩. 基督教概论[M]. 马树林, 孙毅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董小川. 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谭惠娟. 代译序. 六月庆典[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12] 姚大志. 人的形象——心理学与道德哲学[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
- [13] 拉尔夫·艾里森. 无形人[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14] 胡铁生, 朱锋颖. 人的自我探索与和谐境界的追求[J]. 宁夏社会科学, 2006, (1).
- [15] 李宣燮, 常耀信. 美国文学选读: 下册[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 [16]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A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me of *Juneteenth* by Ralph Ellison

LEI Jian-guo

(Fundament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A discussion of *Juneteenth* and an analysis of its major character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Locke's philosophy on religion, Sartre's existentialism and Freud's psychoanalysis reveal the process of modern African-American people confirming their self identity, winning equality and liberty and getting along well wit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of modern America, as well as Ellison's creative purport of defending traditional African-American morality and culture, striving for their rights, exploring the positive values of African-American identity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Key words: Ralph Ellison; *Juneteenth*; African-American identity; African-American religion

[责任编辑:张思武]